

Beauty and Sadness · Dandelion

美丽与哀愁·蒲公英

美しさと哀しみと・たんぽぽ


かわばた やすなり [日] 川端康成 著 徐建雄 译

美丽与哀愁·蒲公英

美しさと哀しみと・たんぽぽ

[日] 川端康成 著 徐建雄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6—2015 年第 58 号

© 川端康成 201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丽与哀愁·蒲公英 / (日) 川端康成著 ; 徐建雄译 .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 2016.9

ISBN 978-7-5470-4228-1

I . ①美… II . ①川… ②徐… III . ①中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②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5290 号

UTSUKUSHISA TO KANASHIMI TO/TANPOPO

by KAWABATA Yasunari

Copyright © 1961/1972 The Heirs of KAWABATA Yasunar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KAWABATA Yasunar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LTD.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110003）

印刷者：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45mm × 210mm

字数：290千字

印张：10

出版时间：2016年9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胡利

特约编辑：张鸿艳

责任校对：张黎

封面设计：展志

版式设计：展志

ISBN 978-7-5470-4228-1

定价：39.80元

联系电话：024-23284090

邮购热线：024-23284050

传真：024-23284521

E-mail: wanrongbook@163.com

网址: <http://www.chinavpc.com>

目 录

美丽与哀愁

1

蒲公英

201

美丽与哀愁

第一章 除夕钟声

“鸽子”号特快列车在东海道线上飞速奔驰。观景车厢内，一侧的窗户边，一溜排着五把转椅。大木年雄注意到，只有尽头的那把转椅在随着列车的晃动而静静地独自旋转着，而他的视线受其吸引后，就无法移开了。大木所坐着的位于车厢另一侧的矮扶手椅，是固定式的，自然无法旋转。

观光车厢里只有大木一人。他将身体深深地埋在扶手椅里，眺望着对面那把旋转着的转椅。椅子的旋转方向并不一定，转速也并不均匀。时快，时慢，时停，时而反向旋转。

空荡荡的客车车厢里，只有一把转椅自行其是地旋转着，而唯一的乘客大木年雄看着眼前的这把椅子，一种莫名的孤寂之感自心底油然而升起，并引发出种种遐思。

时值岁末年终，这一天已是二十九日。大木赶赴京都，是为了去听除夕的钟声。

以往，每当除夕之夜，大木总要收听收音机里播放的除夕的钟声。这一习惯究竟保持了多少年，恐怕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就连电台是从几年前开办这档听钟声节目的，也不甚明了了，估计是自从有这档节目起，他便一期不落地一路听下来的吧。

除夕之夜，电台会播放来自日本各地的古刹名寺的钟声，并由播音员配以解说。由于节目播放正值辞旧迎新，播音员的解说通常都辞藻

华美，颇具咏叹韵味。

古老的梵钟之声，伴着较长的间隔一声声地缓缓传来，那渐渐归于沉寂的袅袅余音让人感觉到时光的流逝，传递着一种来自日本远古的空寂、苍凉。

北国的钟声响过之后，继之以南方九州钟声。如此这般，每个除夕之夜，收音机里都会传出日本各地的钟声，而最后总是以京都各大寺院的钟声收尾。由于京都名寺众多，故而有时好几个寺院的钟声会在收音机里此起彼伏，相互激荡。

播放除夕钟声的时刻，妻子和女儿往往不是在厨房里准备过年用的菜肴，就是在收拾屋子，或是在选配和服穿戴，或是在侍弄盆栽插花，总之都是在勤快地操持着家务。大木则总是一个人坐在茶间¹里，收听这除夕的钟声。

伴着阵阵的钟声，大木回顾着已经过去的一年，这让他感慨万千。而在不同的年岁里，这种感慨也会时而激越高亢，时而苦涩低回，甚至会掺杂着悔恨与自责、悲凉与茫然。有时，播音员矫揉造作的言辞以及近乎虚伪的感伤会令他感到不快，但收音机里播放的钟声，依旧会沁人心脾，在大木内心深处发出回响。在钟声的召唤下，他早就萌发了一个心愿：何时能不通过收音机，而是在岁暮之际亲赴京都，现场聆听古刹钟声。

心愿终于化作了行动。今年年底，他心血来潮，踏上了前往京都的旅程。而在这貌似一时冲动的背后，还隐藏着他一个小小的“叛逆之心”：要与住在京都的、已多年未曾谋面的上野音子同去寺院，共听钟声。

自从音子移居京都之后，与大木几乎音讯不通，但大木知道她最

1 日式房屋中用于家人起居闲坐、吃饭的房间，有时也用作客厅。

近作为日本画家¹已俨然自成一家，却似乎依旧过着独身生活。

由于事出匆忙，大木并未事先买好车票。而且，那种预先定好日期，安排好车票的做法也不合于他的秉性。所以他是在没有特快车票的情况下从横滨上的车，并坐进了“鸽子”号的观景车厢。因为他考虑到，虽然年底时东海道线上的列车都很拥挤，但“鸽子”号观景车厢上那个老侍者是个熟人，他一定会帮自己安排座位的。

“鸽子”特快的去程车从东京发车，路过横滨时已是午后，傍晚时分到达京都。其回程车从大阪出发，到达京都的时候也是午后，这对于喜欢睡懒觉的大木来说可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所以他每次去京都时，总是往返都乘坐“鸽子”号。就连二等车厢（在车厢还分为一等、二等、三等时的二等车厢）的年轻女侍，大木也大多混熟了。

谁知上车之后，发现二等车厢里空得出奇。看来虽是年底，二十九日这天的乘客还是比较少的，而到了三十、三十一日，恐怕又会多起来的吧。

正当大木眺望着对面唯一一把正旋转着的椅子，不知不觉陷入关于“命运”之思考的时候，那位老侍者给他端来了煎茶²。

“就我一个吗？”大木问道。

“啊，有那么五六位吧。”

“元旦那天乘客多吗？”

“不多，元旦车空着呢。您要在元旦回去吗？”

“是啊，元旦不回去的话，那可就……”

“我交代下去吧。元旦我不当班……”

“拜托了。”

1 运用日本传统绘画技法、画具作画的画家。相当于中国的国画家。

2 日本具有代表性的绿茶。用蒸汽将嫩茶叶蒸熟后制成。属于中等绿茶。

老侍者走后，大木环视了一下四周，发现靠边的扶手椅下面放着两个白色的皮包。是那种较薄的四方形新款皮包。白色的皮革上带有褐色的条纹，是在日本还很少见的高档品。椅子上面还放着一个较大的豹皮手袋。它们的主人估计是美国人，而现在或许正在餐车用餐吧。

车窗外，杂树林在暖融融的暮霭中飞驰而过。暮霭的上方，高高的白云泛着微光，看起来像是从地面上照射上去似的。然而，随着列车的奔驰，窗外显得越来越明朗。阳光透过车窗深深地射进车厢内的地板上。驶过长满松树的山丘时，可以看到落满一地的松叶，一处竹丛展示着枯黄的叶子，而波光粼粼的海浪正拍打着黑魑魑的崖角。

两对美国中年夫妇从餐车回来了。当列车驶过沼津，富士山刚刚显露出身姿时，他们便站在车窗旁一个劲儿地拍照。而在不久之后，富士山展露出连同山脚在内的整个容貌之时，他们已经累了，反倒背朝着车窗了。

冬日日短，送走了某处银灰色的河流之后，大木抬起头来，便与落日打了个照面。不一会儿，有一道白色的余晖从黑云那弓背一般弯曲的缝隙中冷冷地投射下来，持续了许久。而最引人注意的是，已经亮了灯的车厢中，那些转椅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竟一齐转了半圈。但是，转个不停，依然只有最靠边的那一把。

一到京都，大木就入住了京都大酒店。考虑到音子或许会来，他要了一个安静的房间。由于这家酒店是建造在东山那陡峭的斜坡上的，故而坐电梯上去了七八层，走过长长的走廊到尽头一看，却依然是酒店的一楼。走廊里静悄悄的，两旁的房间似乎都空无一人。然而，十点过后，大木房间的左邻右舍便都响起了外国人的说话声，纷扰嘈杂。于是，大木问了一下当班的侍者。

“是两家人家，光是两家的小孩子加起来就有十二个。”侍者答道。

这十二个小孩子不光是在房间里高声谈笑，他们还互相串门，在

走廊上奔跑、撒欢儿、胡闹。酒店里空房间有的是，为什么非要像左右夹击似的在大木房间的两侧安排如此闹腾的客人呢？起初，大木也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以为，小孩子嘛，闹一闹，一会儿就会犯困的。可哪知在外出旅行的刺激下，那些小孩子们兴奋不已，怎么也不肯安静下来。尤其是他们在走廊里奔跑时，脚步声十分刺耳。大木只得从床上跳起身来。

说来也怪，从两边房间里传来的喧闹的外国话，却让大木感到愈发孤独了。“鸽子”号特快观景车厢里那把独自旋转着的椅子又浮现在眼前了，而大木渐渐觉得，自己似乎看到了孤独在自己心中无声旋转的模样。

大木是为了聆听除夕的钟声，为了与音子见面才来到京都的，可事到如今他却又重新掂量起来了：与音子见面和聆听钟声这两件事，到底是以哪件为主，哪件为次呢？钟声，是一定能听到的；可音子却未必能见得到。事实上，那件定能办到的事情仅仅是个借口，而未必能够办到的事情反倒是内心真正的期盼——难道不是这样吗？大木是为了跟音子一起去聆听除夕的钟声才特意来到京都的。原本他也没觉得这事有什么难的，所以一时兴起就坐上了火车。然而，大木与音子之间，事实上是隔着久远的岁月的。虽说音子如今依然单身一人，可是否就一定愿意受邀出来跟从前的恋人见面呢？大木其实是不太有把握的。

“不，她不会这样的。”大木嘟囔道。可事实上这个“她”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今又到底是怎么个状况，大木并不了然。

音子像是借了某寺院的一个偏殿，与女弟子一起生活着。大木在某美术杂志上看到过她的照片，那个偏殿也不仅仅只有一两个房间，似乎是个很像样的人家，用作画室的房间十分宽敞，庭院也非常幽雅。照片中，音子手持画笔，微微低着头，但从额头到鼻梁处的轮廓仍十分清晰地看出确实是她。她没有因人到中年而发胖，体态十分优雅。看到这

张照片时，大木心中首先升起的是一种自责，而不是对悠悠往事的深情回忆——是自己扰乱了这个女人为人妻、为人母之通常的命运安排了么？当然了，在所有看到过这张照片的读者中，会如此自责的恐怕也只有大木一人。而在对音子并不太了解的人的眼里，他们所看到的或许只是一位移居京都之后被熏陶出京都式妩媚风韵的女画家而已吧。

大木心想，这二十九日的晚上也就算了，到了明天三十日再给音子打电话或登门造访吧。然而，第二天早晨被外国小孩吵醒后，他却又怯懦起来，变得犹豫不决了。他想给音子发一封快信，可当他坐在桌子跟前提笔要写的时候，又不知如何开头。两眼望着客房里所配备的依然是一片空白的便签，他甚至觉得不跟音子见面也无所谓，自己一个人听了钟声后悄悄地回去也未尝不可。

两侧房间里孩子们的喧闹老早就将大木年雄吵醒，所以等这两家人全都外出后，他又钻进了被窝。再次醒来之时，已将近十一点钟了。

大木慢吞吞地打着领带，想起了音子说“我给你打，让我来给你打……”时的情景。

那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失去了童贞之后所说的第一句话。当时，云雨初歇，大木还没开过口呢。他无话可说，只是轻柔地搂着音子的后背，抚摸着她的头发，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是音子从他的手臂中挣脱出来，率先整理好衣物。大木站起身来，穿上衬衫，准备打领带。而音子在一旁目不转睛地抬头仰望着。她的双眸之中波光流动，但没有流泪，甚至可以说是目光炯炯有神，光彩夺目。大木躲开了她的目光。刚才在接吻时，音子的双眼也是睁开着的，还是大木用嘴唇贴上她的眼皮后使其闭上的呢。

音子在说“我给你打领带”时，话音中分明带有少女撒娇的韵味。这让大木顿时松了一口气，也可以说这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的。与原谅大木比起来，这声调中想摆脱自身窘境的成分或许还更多一点，可侍弄

领带的双手是十分温柔体贴的。但是，领带却并没有一下子就打好。

“你会打吗？”大木问道。

“会的。爸爸打领带时，我一直看着来着。”

——音子的爸爸，在她十二岁时就去世了。

大木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将音子抱在大腿上，为了便于音子打领带，他又扬起了下巴。音子微微挺胸，两三次打了又解，解了又打之后，说：

“好了，宝贝儿。这就行了吧。”

从大木的大腿上滑下身来后，她将手指搭在大木的肩上，端详着自己打的领带。大木站起身来，走到镜子跟前。领带打得十分端正妥帖，可镜子里自己的脸蛋多少有些油腻腻的，他赶紧抬手胡乱地擦了几把。侵犯过少女之后的自己的嘴脸，简直没法看。少女的脸也进入了镜子，新鲜、动人的娇美刺痛了大木的双眼。惊叹于这种有些不合时宜的美，大木回过了头去，而少女一手搭在他的肩上，说了声“我喜欢你”便将脸蛋轻轻地贴在了他的胸口。

十六岁的少女竟会称三十一岁的男人为“宝贝儿”，对此，大木也觉得极其不可思议。

——之后，二十四年的时光匆匆流过。大木今年五十五岁，音子也应该四十岁了。

大木走进浴室，打开设置在房间里的收音机，听到播音员在说，今天早晨京都有薄冰。天气预报说今年的冬天是个暖冬，所以新年里应该也是比较暖和的。

大木仅在房间里吃了点烤面包，喝了杯咖啡，便坐车出去了。由于他今天还没决定是否去拜访音子，可又没什么特别的地方想去，于是他便决定到岚山那边去逛一下。

从车内望去，从北山到西山，那些连绵不绝的小山丘有的朝阳，

有的背阴，一如既往的圆润中也透出了京都冬日之冷寂。即便是朝阳的山丘上，太阳光也相当羸弱，仿佛黄昏夕照一般。大木在渡月桥前下了车，但他没有过桥，而是沿着河这一边上升的坡道往龟山公园的山脚处走去。

从春至秋总是游人如织、熙熙攘攘的岚山，到了岁末年底的三十日这天，竟然空无一人，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或者说，今天的岚山才静静地展露出了它本来的容貌。潭水碧绿清澈。有卡车在河滩上装载着木筏上的木料，“咣咣”的撞击声传出去老远。岚山朝着河面的这一侧的山坡，或许就是为人所常见的岚山之正面吧，但今天正处在阴影里。岚山朝河流的上游方向倾斜着，只有山肩处露出阳光。

大木打算一个人在岚山安安静静地吃个午饭。这里的饭店应该是不不少的，以前去过的就有两家。但过了渡月桥就发现桥墩下的那一家已经关门打烊了。也难怪，岁末之三十日了嘛，哪会有什么客人特意跑到这么冷清的山上来呢？河上游处还有一家颇具古风的小饭馆，是否也打烊了呢？——大木年雄心里嘀咕着，缓步走去。当然了，大木也不是非要在岚山吃饭的。

登上该饭馆那颇有年头的石阶后，一个年轻的女佣给他吃了闭门羹，说是大伙儿都进城去了。“店里没人，所以……”那个女人说。

在竹笋上市的季节里，大木曾在这里吃过大块的竹笋圆片，那可都是用鳀鱼干熬的高汤煮出来的。——是几年前的事了？

大木回到沿河的道路上，见通往隔壁一家饭店的平缓的石阶上，一个老婆婆正在往下扫凋落的红叶。一打听，老婆婆说这家饭店大概还在开张。大木来到老婆婆的身边，站定身躯说了句“好安静啊”，老婆婆答道：“是啊。连河对岸的说话声也听得一清二楚啊。”

这个如同隐秘在山腰树丛之中的小饭店，有一个厚厚的茅草屋顶，潮湿、陈腐。正门处黑咕隆咚的，也没有像样的门廊。地上，矮竹丛直

逼正门。茅草屋顶的对面，耸立着四五棵高高的赤松，气势不凡。

大木被让进了单间，但整个饭店似乎没什么人。玻璃隔扇前，一棵珊瑚树结出了红红的小果。大木还发现了一朵早开的山茶花。尽管珊瑚树、竹子还有赤松挡住了眺望河面的视线，但枝叶缝隙中透露出的部分潭水，却色如翡翠碧玉，澄澈沉静。大木甚至觉得整个岚山这一带也如同这潭水一般，全都是静止不动的。

大木坐在炭火很旺的被炉旁，将双肘支在台面上。

小鸟的鸣叫声清晰可闻，往卡车上装木料的响声在山谷中回响，山后传来的汽笛声也在山中回响着——也不知道是火车要进隧道还是要出隧道——余音袅袅，带着淡淡的悲凉。

这余韵在大木的心中勾起了一段陈年往事——十七岁的音子，生下了一个八个月的早产儿。是大木的孩子，一个女孩。

婴儿已经无救，所以根本就没抱给音子看。断气时，医生说：“等产妇情绪稳定后再告诉她吧。”

音子的母亲说：

“大木先生，你去告诉她吧。我女儿还是孩子，可她非要生下来，叫人心疼不已，要我去说的话，肯定是话没说完自己先哭出声来了。”

音子母亲对于大木的怨恨和愤懑，都因女儿的分娩而暂时抑制着。明知大木已有妻儿，可女儿音子还硬是要将孩子生下来，面对如此状况，作为独生女儿之寡母，或许她也已经无力再去痛恨、痛责这个男人了吧。这位比要强的音子更要强的母亲，此刻似乎也一下子软弱起来了。让女儿瞒过世人来分娩，以及孩子生下后到底该怎么办，这一切，不是还必须仰仗大木的吗？更何况因怀孕而烦躁、偏激的音子还曾威胁过她：“妈妈要是说大木的坏话，我宁可去死！”

大木回到病房后，音子将产妇所特有的安详、澄净的目光投向了。然而，倏忽之间，大颗大颗的泪珠也夺眶而出，顺着眼角流淌下来，

淋湿了枕头。

她已经察觉到了。——大木心中暗想。

音子的眼泪喷涌不止，分作两三股往下淌。其中有一股眼看着就要流进耳朵里去了，大木赶紧伸手去擦拭，却被音子一把抓住了。此时，音子发出了抽泣之声，可随即便像是洪水决堤一般，哭了个死去活来。

“死了吗？我的宝宝。死了，我的宝宝。我的宝宝，死了。”

撕肝裂肺，揪心断肠，眼泪中似乎还带着血。大木抱住了她，按住了她的胸脯。他的手臂，触碰到了少女那小而鼓胀的乳房。

在门外有所察觉的母亲，赶忙走进了病房。

“音子，音子。”她呼唤道。

大木并未顾忌音子的母亲，依然抱着音子的胸脯。

“我难受。放开我……”音子说道。

“安安静静。别乱动，好吗？”

“我不乱动。”

大木放开了手臂，音子大口大口地喘息着。新的眼泪又夺眶而出了。

“妈妈，要火化吗？”

“……”

“这么小，也要……”

“……”

“我刚生下来时，头发乌黑乌黑的，妈妈你不是说过的吗？”

“是的。是乌黑乌黑的。”

“我的宝宝，头发也是乌黑乌黑的吗？妈妈，能剪一缕宝宝的头发给我吗？”

“这个嘛，音子……”母亲为难了。

“音子，孩子还会有的。”

脱口而出之后，母亲便将愁苦万分的脸扭向了一边，像是要把这话咽回去似的。

然而，音子的母亲，甚至连大木也一样，不都暗中存了个小心眼，不希望这个孩子得见天日吗？

音子是在东京市郊一家简陋的妇产医院分娩的。倘若在较好的医院里分娩，得到最大限度的救治，或许那孩子还是能够保住的。想到此处，大木就痛悔不已。

陪音子来此医院的，仅大木一人。音子的母亲竟然没有同来。医生是一个有着酒红脸的小老头。护士倒是挺年轻，可是，在她看大木的眼神中，毫不掩饰其呵责之意。

音子穿着一件朱红色铭仙绸¹做的、带伸缩缝的和服，连肩褶处缝头都忘了劈²。

——而令人意外的是，在二十三年之后的岚山，大木竟清楚地看到了那个头发乌黑、不足月的婴儿的面庞：在冬日的树丛之后，在碧绿的潭水之中。

大木拍了拍手，叫来了女侍。

今天这家饭店没打算做生意，所以准备饭菜的时间比较长。这一点，大木是从一开始就心知肚明的。来到单间的女侍也像是怕冷场似的给大木换过热茶后，坐了下来。

漫无边际的闲聊时，女侍还讲了一个被狐狸精迷住了心窍的男人的故事：

有人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看到有个男人在河里“哗啦哗啦”地蹚

1 一种平纹粗绸，较为结实耐穿。

2 这是一种适合未成年人穿的和服。刚制成时，长度合身，但在肩膀等处缝有褶皱（俗称缝头），待身体长高，和服嫌短时，可放开肩褶（俗称“劈缝头”）使其合身。作者写音子穿这种和服是为了强调她尚未成年，还在长个儿，可尽管个子已经长高了，但由于怀孕、分娩等烦心事而忘了放长和服。